

来自延安丰足火柴厂的报告

肖萧

落日余辉的最后抹桔红色隐到大山背后的时候，我结束了这次短暂的采访。面对着“延安丰足火柴厂”几个醒目的大字，紧握着厂长的手，我的心情骤然间激动起来。作为晚辈，对于延安丰足火柴厂的建设和生产，我不象他们那样流过汗出过力，但是向外部世界介绍和宣传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厂，则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主意拿定了。

延安丰足火柴厂原名叫陕甘宁边区丰足火柴厂。它是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应运而生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厂职工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排除重重困难，自行设计，生产出了自己的火柴，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那盒面上印有麦穗齿轮图案，被誉为“中国火柴之母”的最早期的“丰足”火柴，至今陈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

革命胜利了，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延安丰足火柴厂也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路。且不说五十年代初那次停产的骚扰对后来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必说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初以及“文革”期间所演义出的那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沉浮史，仅是1975年的那场大火，一眨眼的工夫，竟使几代人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34万元的财产化为灰烬。没等工厂恢复元气，1977年又发了一场特大洪水，冲走了延安丰足火柴厂的78万元家产。设备冲走了，家园被淹没了，一夜之间，延安丰足火柴厂的职工便成了一贫如洗的人。

截至目前为止，延安丰足火柴厂遇到最困难的日子，要算1985~1987这三年。那时候，社会刚开放，计划外盲目生产的火柴冲击了全国的火柴市场。从超产竞争，到削价销售，致使许多厂

被迫停产转产。延安丰足火柴厂也在劫难逃。1986年的产品积压，致使资金失灵，迫使全厂放假长达十个月。工厂无力发放工资，工人拿着自己生产的火柴，忍痛割爱，到处削价销售。掏出产品怯怯地请人家购买的时候，那手和心便一样地颤抖了。

痛苦，茫然中寻觅却不见消沉，火柴厂的职工们自信他们在各方面并不比别人差。用惯了“丰足”火柴的延安人，对建在家门口，在战争年代与他们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贡献的火柴厂有着特殊的偏爱。小小的“丰足”火柴，点燃过杨家岭、枣园的油灯，点燃过转战陕北的熊熊火把，也点燃过陕北老区千百万人的心。

延安的领导们看着奄奄一息的火柴厂心内如焚，借改革之风在全市招标，寻求能使延安丰足火柴厂振兴的人。

在厂里干过三十年的郝嘉喜应聘了，不是他有多大本事，他是怕他栖身的这个厂真倒闭了，那么多工人到哪里去找饭碗。真散伙了，延安便没了“丰足”火柴，职工们连走街串巷廉价兜售产品的痛苦也无处寻觅了，那苦毕竟还有咀嚼回味的甜头。他自信能干好，怎么说三十年的会计工作也不会白干，火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他稔熟极了，对经营管理也不是外行。

1987年秋天，郝嘉喜正式走马上任，一副重担着实压在他和他的承包伙伴们的肩上。薛应勇是生产副厂长，也是厂领导班子的骨干。郝嘉喜全盘抓，生产上的事具体又琐碎，这就靠老薛了。

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还是质量问题。延安丰足火柴在几十年前便以质量好而赢得人心。当年的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过：“顶上火柴，根根管用。”如今还要“根根管用”必须在质量上严格把关，质量上去了，产品不愁没有销路。生产责任制是必不可少的，定人员，定工资，定产量，定质量，定消耗，定成本，指标全部下车间，达到各项标准工资百分之百地发，达不到则对不起。火柴头沾药多少，杆杆的粗细，一盒的数量都有一定标准，质量达到超过了，奖百分之二十，达不到就扣，领导班子在质量问题上个个都是铁青脸，不讲情面。火柴头沾得小了，打回去，一道道地把关，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出厂。可以设想，用户们打开火柴盒，噌噌噌，连着三根划不着，不骂你火柴厂才怪哩。

可人也有时犯迷糊，车间里有一位，为追求数量把空盒子偷偷塞到成品中以充数。这事当然查出来了，厂里都气得要命，这种自己拆自己的台，毁自己名声的事搁在谁身上也不能容忍。当然，以教育为主，经济制裁也是必要的，塞一个空盒罚五毛，五七三十五，算算吧……

丰足火柴厂终于出现了勃勃的生机，截至今年十月底，还清了承包前外欠债109万元。实现税利45.14万元。不但提前一年零两个月完成了

岐山化肥厂（速写）

李平儒

我见过黎明

许峰

我见过黎明
在山头稀薄的云中
在我额前的上方锁定
鹅黄的，蛋青样的体质
深深地，从黑黝黝的山谷升
起
随着我心，蛋青样的跳动
空气全部苏醒
轻轻的舒展
宛若长发随着白衣飘舞
我的手指，凝滞着
注满了生命的光华
它跃动着
去撩拨早晨的白练
眼睛，朦胧又惶惶
似三月的露，打湿
嫩绿的花唇
金色的光线洒满四周
我见过黎明

织布工断想

李增光

织布工白帽上的花絮，是飘动着的，随着身影在银海里跳跃。姐妹们说这是乳白色的蝴蝶，恋着织布工的情，恋着织布工的意。哪怕是在班后，她们也舍不得将花絮弹掉。

人说织布工太累了，喝口茶水都要作个梦，梦里有金灿灿的太阳，有绿茵茵的草地，有七色的彩虹。她们的梦太多了，没有梦是人生的缺憾。

蓝色的大海里有帆，织布车间的银海里也有帆。织布工的帆是红色的，那就是贴在墙上的产量指标。那一页页帆总是鼓满着的，不论是有风，有雨，有浪……



张忠良

她苗条，脸儿白，眉毛细。冲心软软一声：“理发？请呀！”他酥了。身不由己，任由一只香手摆弄。她轻巧地围好白罩布，甜腻腻一笑，问：“大点小点？”他说：“随你！”她又问：“吹么？”他说：“你看着办吧。”一颗头放心地交给了他。她一笑，操起了家

具，又冲他一瞥。电推子响起来，触着头皮，麻麻的，痒痒的。男人闭了眼睛，专心感受着。一会儿剪子嚓嚓，一会儿电吹风呜呜。头被托起。头被降落。头向左旋。头向右旋……他舒服得要死。喃喃连声：美，美，太美了……不久，她轻轻捏男人的肩膀：“好了，您照照吧！”话说过遍，他方醒来，一惊：“啊——啊——这么快！”撑起身，滑下转椅，朦朦胧胧往镜前一探。她为他吹脖子上的发屑，柔着声问：“还满意么？”

“满意，满意。”他爽爽一笑，递过一张“大团结”。她笑吟吟接住，麻利地找回一叠，说：“其实，您的头型本身就好。”

他心里倏地一痒，觉犹有活未说，就说：“你收够啊！”

她说：“行了，谁跟谁呢！”

这一句，亲切！他嗜地从找钱中抽一张撂去，两步跨出门。身后响起她“哎呀呀”一串唱。

他回到家里，依然火烧一般。哼着曲，又拿镜子。一瞧，吓一跳：“这是我吗？”细加辨认，就是他自己。但发削得很，直把一颗圆头削成长吊罐。急忙数找回的钱，只余下五圆。

恼羞成怒，就回忆。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上回就吃了她的亏，怎么忘了？

（题图 双木）

怎得见雁飞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代诗人卢纶写的这首《塞下曲》，历来被认为是名篇佳作，不但入选诗选，而且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然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从这首诗中发现了数学家的足迹。他计算出：如果单于在晚上九时左右从边关出发，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前进，那么到拂晓时，大雪就会覆盖他的行踪。因此，单于在拂晓时是无法被发现的。华罗庚的这一发现，不仅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内涵，也为数学在文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陕西工人报》商洛地区工商银行联合举办《工行杯》时代风采纪实文学征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繁荣纪实文学的创作，发展工商银行的储蓄事业，《陕西工人报》与商洛地区工商银行联合举办《工行杯》时代风采纪实文学征文活动。

应征作品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题材广泛，时代感强，文字精美，形式不拘一格，尤其欢迎描写一线人物的稿件。散文和专访以千字为宜，报告文学一般为1500字，最长不超过2000字，专访和报告文学须加盖主人公所在单位公章。

时间：自1990年1月1日起，于1990年6月30日止（以当地邮戳为准）。来稿请注明“征文”字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发表时笔名听便）和地址，勿寄个人，以免延误。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评选方式：凡在本报副刊发表的应征作品，均付稿酬，并有资格参加评选。先经报社初评，再经评委会定评，评出获奖文章若干篇，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付给奖金。



师傅，拧紧了可得上节油奖！ 芦芽